

4月6日，我们从六安驱车到金寨采风，车驶过金寨油坊店，大别山的云雾还没散开，就把一路的风尘都揉进了湿润的空气里。拐过一道道弯，西茶谷便猝不及防地撞进眼底——那不是泼墨式的壮阔，而是一帧帧透着温润质感的胶片，在天地间缓缓显影。

此番入谷，目光所及，最先铺陈的是茶树。不是零星的几株，而是不计其数的茶树，顺着浑圆的山势，一圈圈、一层层地铺展。它们不像北方的松柏那样有棱有角，而是透着一种柔韧的曲线美，宛如皖西女子的眉弯。新抽的嫩芽绿得发亮，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，微风乍起，万千茶枝摇曳，掀起层层叠叠的绿浪。这绿浪涌到山脚，便一头扎进响洪甸水库的碧色里，水随山转，山因水活，分不清是茶融进了水，还是水润透了茶。

沿茶水栈道缓步前行，脚下的木板被岁月和游人磨得光滑。身旁的湖水澄澈见底，映着蓝天白云，也映着茶垄的剪影。偶尔有水鸟掠

# 春行西茶谷

陈宇

划破水面的宁静，留下一道道细长的波纹，而后又迅速归于平静。栈道深处，几株樱花悄然绽放，粉红的花瓣点缀在茶绿之间，不艳不俗，倒有了几分文人画里的雅致。行至观光吊桥，便是俯瞰茶谷的最好位置。站在桥上，两岸茶海如绿色的波涛翻涌，远处的村落白墙黛瓦，掩映在茶林深处，隐约可见。风从湖面吹来，裹挟着清冽的茶香和水汽，扑在脸上，凉丝丝的，格外舒服。这一刻，车马喧嚣、尘世烦恼，都被这浩荡的山水茶香隔绝在外，只剩下一颗心，跟着风的节奏，慢慢沉静。茶谷的妙处，还在那一缕烟火气。

# 一亩田的田园诗篇

宋明林

花木柜、竹编的粮囤……这些被时光打磨的器物，在宋立峰眼中是“活着的历史”。他走遍乡野收集它们，并非为了商业价值，而是搭建一座连接城乡记忆的桥梁。当城市孩子好奇地抚摸石磨的纹路，当老人对着煤油灯陷入回忆，这些老物件便完成了它们最神圣的使命——让消逝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延续呼吸。

1980年出生的宋立峰，其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微型农村发展史。从苏州流水线上的打工青年，到返乡创业的“新农人”，他将挫折淬炼成“风雨兼程是常态”的信念。资金短缺时，他用诚信换来乡亲们的土地流转；经验不足时，他通宵研读生态农业资料。如今，农场不仅盘活了百余亩闲置土地，更成为村民的“共同富裕”——为留守老人送温暖的腊味作坊、专家传授种植技术的田间课堂，都是他“乡村振兴”最朴实的诠释。正如当地老农所言：“这里种的不是庄稼，是咱农民的希望。”

在城市化狂飙突进的时代，一亩田农场像一块温润的璞玉。它让人想起外婆灶台上沸腾的铁锅炖，夏夜庭院里的蒲扇轻摇，以及那些被现代生活稀释的“泥土味”。当我们在蒙古包里品尝用柴火慢炖的先生店小猪肉，在垂钓区看白鹭掠过水面，恍惚间触摸到中国人基因里对田园的集体乡愁。这或许正是它的魔力——用最原始的稻香、最质朴的人情，为漂泊的心灵提供一处诗意的归宿。

七载春秋，“一亩田”已不仅是地理坐标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象征。它证明着：当土地遇见情怀，荒芜也能绽放；当传统拥抱创新，乡村便是未来。愿这片土地永远保持它的纯粹，如同皖西丘陵上不散的晨雾，温柔地滋养每一个向往田园的灵魂。



朱开旭 摄

# 花满春山

熊晓霞

四月，微风不燥，阳光正好。杜鹃陆续地开了，或红或紫，在一座座山岗上。

在最喜欢的四月，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爬山，便是人间最美的日子。

清明假期，与家人一起开车去麻城平塘山自驾游，不走高速，路上边走边停，看花看水看春山。

越过天景山，到了一个名为边店的小村庄，往河南方向，原来的小路已不复存在，一条宽阔的柏油快速通道穿山而过。路上的车不算太多，摇下车窗，清风徐来，一阵阵兰花香扑面而来。择一处宽阔地带停下

车，到路边的山坡上走走，林间一丛丛一株株的兰花映入眼帘，此时激动而又喜悦的心情用任何文字描述都略显苍白。

走入林间，俯身端详每一株兰花，它们或青、或黄、或紫、或红，或端庄或飘逸，形态各异，在林间斑驳的阳光下，它们旁若无人地肆意绽放着。俯身抚摸着兰花的花瓣，闻着这世间独一无二的香味，心中满是欢喜。

一阵嬉笑声从林中深处传来，循声望去，原来是几位村姑，手中竹篮里是满满的兰花花朵，向之，说是趁着假期，将兰花拿到城里去卖，城里人都喜欢兰花，四五朵一束，能卖到5元钱呢。她们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，一张张红扑扑的脸颊就像盛开的花朵。

花满春山，沿着林间小路继续往山里走，路边的杜鹃似乎也在与兰花媲美，肆意伸展着腰肢，姹紫嫣红。折一支兰花在手，闻着花香，看青山花红叶绿，心中满是喜悦。感觉没有任何一场旅行能让人这么舒畅，不用拥挤，不用流汗，远离喧嚣。在此刻，心中只有喜悦，再无烦恼。

感谢大自然的恩赐，给我一个如诗如画的四月。爱上春山，在这满山花香的四月。

望那平台，便知春来了。我每天上下班，总爱抬头望一眼，几乎成了习惯。想来是对映山红有些偏爱的。小时候看《闪闪的红星》，主题曲中“若要盼得红军来，岭上开遍映山红”，至今还在心底哼唱。那时觉得，映山红就是希望的颜色，是温暖的顏色。如今望着这楼台上的花，心里便莫名踏实，仿佛那歌里的春天，也被种在了这里。

闲暇时，我常扒着自家窗台，傻傻地瞧。晴天，花主人拖着长长的塑料软管，不紧不慢地浇水。水雾在阳光下散开，细细的，亮亮的，像一层薄纱笼着红花绿叶，朦朦胧胧的，竟有几分仙境的意思。雨天，他撑一把伞，弯腰蹲在花盆间，挥着铲子，松土、施肥、捉虫，小心翼翼地将新苗移栽入盆。那专注的神情，不像侍弄花草，倒像照顾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。

我常常想，这人世间最美的事，莫过于此。花主人侍弄这些花草，原本是为自己舒坦，为自心高兴。可他不经意间，把这舒坦、这高兴，分给了整栋楼，乃至整个小区里的人。他把春天种在了平台上，也种在了每一个推开窗的人眼里和心里。种下美，便收获了美；输出美，便美着自己。

那平台上的映山红，年复一年地开着，开得坦坦荡荡。它们不言语，却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：生活或许平淡，甚至有些不如意，但只要有人愿意在心里留一块地方，种下对美的念想，春天就永远不会走远。

平台那抹春红，真好。我们便把自己整个儿地献出去。当年送郎当红军

的母亲，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前线的乡亲，还有今天在

大别山深处守护着每一棵古树的普通人，他们都是六安的花。我要高声赞美这扎根皖西大地、芬芳漫山遍野的桂花。

那天清晨，校园里一群晨读的学生坐在桂花树下，捧着书本，声音琅琅。一个女孩说，六安人喜欢桂花，可能是因为它低调，平时不怎么起眼，可一到关键时刻，就特别拿得出手。就像六安人，平时不声不响，做起事来一点不含糊。

1929年写下那首歌的人叫罗青甫，是个教员。教唱他的许多学生，都是十几岁的农家少年。后来，他们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战场，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。可他们唱过的歌，却像桂花的样子，飘散在风中，落进山里，一代一代，生生不息。

如今的六安，早已是光耀灿烂的新世界。高楼起来了，道路宽了，茶园更绿了，游客更多了。九十里山水画廊成了网红打卡地，六安瓜片的香气飘向五湖四海。大别山的风景道上一辆辆自驾游的车辆。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，溧河的水还在流，大别山的云还在飘，家家户户的桂花还在年复一年地绿着。那首老歌，也还在人们心头回荡。

仲春时节，六安桂花正在萌芽。桂花树下，守树的中年汉子望着往来的游人。有人问他这树咋养得这么好，他还是那句老话：“树是命根子，绿水青山带给我们好日子。”

说话间，一阵风过，春风里，音符流淌——嫩芽轻颤，簌簌；柳枝拂水，沙沙；远处传来游人的唱：“八月桂花遍地开，鲜红的旗帜竖起来……”这首生生不息的颂歌，正礼赞着皖西。

# 桂花礼赞

李家林

春分已过，昼夜均寒暑平，皖西大地正在最温柔的仲春时节里舒展。

渭河岸边，春水东流。两岸垂柳早已绽出鹅黄的嫩芽，望春玉兰擎着毛茸茸的花苞，像举着一支支待燃的蜡烛。而那一株株桂花，六安人最寻常的邻里，正静静地立在庭院深处、田埂尽头，油亮的叶子层层叠叠，在春风里轻轻晃动。

桂花树实在平凡了。它的干少有白杨那般笔挺，枝也少有垂柳那般婀娜。粗糙的树皮，革质的叶片，边缘还带着细小的锯齿。倘若在万物争春的时节，你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。可六安人却选中了它，作为这座城市的象征。2016年春天，六安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，将桂花树命名为市树。从此，这寻常的树，便承载起一座城市最深沉的记忆与期盼。

仲春时节，桂花还没到开花的辰光。植物学家说，桂花的花期有自己的节奏。二月上旬到三月上旬萌芽，四月中旬才开始花芽分化，要到九、十月间，才有满城芬芳。这时节的桂树上，只有刚刚萌动的叶芽，那些米粒大小的、嫩绿色的芽，藏在叶腋间，怯生生的，像初醒的孩子。

可这满城的桂花正在积蓄着什么。它们在冬日的寒风中沉默着，在春雨的洗礼中舒展过，每一片新叶都在进行着光合作用，把阳光一寸一寸地酿成秋天的芬芳。这是一种漫长的等待，也是一种踏实的生长。就像这方水土上的人，不事张扬，却把根扎得极深，平日沉默寡言，到了该绽放的时候，便毫无保留地把芬芳献给世间。

六安多桂。街头巷陌，院前屋后栽着桂花。老辈人说，栽桂是盼富，图个吉祥。日子久了，桂花便成了六安人生活里最不起眼又最离不开的一部分。

更挂念的，是金寨县麻埠镇桂花村那一棵。那棵树，被称为桂花王。主干需三人合抱，树冠如一把巨大的绿伞，据说已在那里站了一千二百多年。专家考

证过，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桂花树，品种是小叶金桂。千年来，它见过多少风云变幻，见过多少悲欢离合。守树的是个中年汉子，他的爷爷当年就守树，树是命根子。如今，桂花树下成了游人打卡的地方，人们在树下唱那首老歌，一遍又一遍。那首老歌，每个六安人都会唱。1929年，也是一个秋天。鄂豫皖边区立夏节起义刚刚胜利，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成立了，乡亲们敲锣打鼓，欢天喜地。在金寨斑竹园，有个叫罗青甫的教员，踩着新雨后的泥土，闻着漫山遍野的桂花香，写下几行歌词，又取了当地民歌《八段锦》的调子，教给十六个学生。那些学生拿着花棍，把歌声敲进了千家万户。

“八月桂花遍地开，鲜红的旗帜竖起来。张灯又结彩呀，张灯又结彩呀，光辉灿烂闪新世界。”这首歌，清脆、欢腾，带着桂花的香气，从大别山的褶皱里飘出来，飘过河流，飘过山岭，飘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里。后来，红军战士唱着它长征，八路军新四军唱着它抗日，解放军唱着它解放全中国。再后来，建设大军唱着它开山修路，扶贫干部唱着它走进深山，乡村振兴的带头人唱着它，把六安茶、六安瓜片、六安山瓜，卖到了天南海北。

这首歌的质朴、热烈、坚定、不移，正是大别山儿女的写照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有坚强不屈的哨兵，他们守卫的不仅是家乡，还有一个崭新的中国。这首歌代代传唱，生生不息，它见证着用血写出的历史，也见证着今天这片土地上的精神与意志。

六安人选桂花作市树，自有其深意。桂花树朴素，根却扎得深、扎得牢，任风吹雨打，岿然不动。到了该开花的时候，它便把积蓄了一年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，毫无保留。这正是六安人的写照。平日不声不响，沉默得像大别山的石头。可当需要绽放的时候，他

不必刻意去赏它，它在茶农的指尖。她们背着竹篓，穿行在茶垄之间，指尖翻飞间，最鲜嫩的芽叶便落进了竹篓。她们的动作从容而娴熟，仿佛与这片茶山融为一体。看着她们的身影，忽然明白，这漫山的茶香，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更是一代代茶农用汗水和匠心浇灌出的精华。一杯六安瓜片，从枝头到杯盏，背后藏着多少坚守与等待。

午餐时分，走进农家土菜馆，老板热情地为我们泡了一壶新茶。茶汤清绿透亮，香气清爽，入口温润回甘，正是这西茶谷刚采下的春日滋味。桌上农家菜朴实鲜香，窗外便是湖光茶海，一口清茶一口家常，山野的清新与人间

的温暖，都在这一刻圆满。离开时，我们的衣角还沾着淡淡茶香。这一方茶谷，没有刻意的雕琢，却有着最动人的自然之美；没有喧嚣的热闹，却有最抚慰人心的宁静。它是大别山深处的一颗明珠，是皖西大地藏在岁月里的一份清欢。

我和寿州是有缘的。因为我的母亲姓陶，祖上来自寿县。在那里，有一个古老的村落叫陶巷村，还有一个回族乡叫陶店。我的血液里流淌着陶姓回族的基因成分，自然也受到了寿州历史文化的浸染。我与寿州这块神秘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在我人生的成长历程中，有过海市蜃楼的向往，也曾有过一次又一次的特别访问和依依不舍的回眸。

我的童年时光，有很长时间是陪伴年迈的姥姥一起生活。第一次听到“寿州”这个名字，是从姥姥那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鬼子队伍经过我的老家洪集，一把火烧掉四条街，烧杀抢掠。为躲避祸乱，姥姥和姥爷带着全家逃难到了寿州保集，以行医为生，在那里度过艰难的岁月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保义镇。这方热土，在兵荒马乱的日子，接纳过姥爷老少十几口，是对母亲这个陶姓家族有恩的地方。年少时，保集，这个姥姥常念叨的乡，已在我幼小的灵心里扎下了亲切的根，以致于后来，我专门拜访过。保义镇，保一方平安，守一尊大义。

从姥姥的口中，我还知道另外一个地方——安丰塘。关于它的传说，姥姥给我讲了很多，什么“懒龙下凡”“打碗店”“水震安丰”等等。有的我记不真切了，可其中一个故事，很有意思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她说，从前，有一个生意人半夜出门赶集，经过安丰塘时，走着走着，看见满塘大雾。不一会，身边如做梦一样显现一所大宅院子，到处是一片青的瓦房。走到近前，看到每间屋子都房门大开，屋内灯火通明，就是听不到有人言语。生意人好奇地进了一个房间看看，四下无人，只见屋里堆满了一仓仓颗粒饱满的黄豆，金光闪闪的，十分惹人。他忍不住上前抓了一把，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从旁边窜出一条大黄狗，对着这个人又咬又叫。那人吓得拔腿就跑，一边跑一边用豆子去砸那条狗。意想不到的事，每一颗豆子砸过去，那条狗就停下一会，接着，继续追赶。就这样，狗不停地追，生意人不断地用豆子砸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忽然听见一声公鸡打鸣，那狗猛地停下来，不再追赶，回头便跑。再回头瞧瞧，远处的大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，那人才慢慢缓过神，看着手里的黄豆，仅剩下一粒，原来是颗明晃晃的金豆子。

这个有趣的传奇故事，我很少听其他人讲过。安丰塘神秘的色彩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星星，在我童年的天空闪耀多年。后来，我每次来到安丰塘畔，眺望那一望无际的烟波，触摸一棵棵花草树木和每一块青砖黛瓦时，都会想起外婆对安丰塘的诉说，我情不自禁地往四周看看，想象故事中的老屋、金豆、金狗也许那一天再一次重现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认知的不断提高，我凝视

家乡三月的小山村，吐露着春天的气息，万物苏醒。大地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，蒿子像是一群不甘寂寞的精灵，在田间肆意生长。

妇女带着孩子们，挎着竹篮，三五成群地走向野外，开启一场与自然的亲密约会。大人们弯下腰去，面对散在地上的野草，小心翼翼地用拇指与食指上的指甲，掐下野蒿的嫩头。面对一大片野草，孩子们天真的笑容，如同春日里最灿烂的花朵。篮子里的蒿子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那是春天里独特的味道。

采蒿的过程像一种古老的仪式。老一辈人说，别小看这野草，在“五风”时，它救了无数人的性命。那是缺粮的年代，人们饥寒难忍，蒿子不管老嫩，连根拔起，放到铁锅里炒熟吃。如今，野蒿带着大自然的灵气，人们在到处都是野蒿的草地上，挑选那些鲜嫩欲滴、色泽翠绿的蒿子，掐取嫩梢，留下根茎，这是对大自然的敬畏。“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”，确保蒿子年年岁岁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！

妇女们将竹篮拎到水塘边放入清水中，轻轻搓洗，蒿子在水中上下翻腾，洗净了尘埃与杂质，露出翠绿清新的面容。然后把蒿子放入热气腾腾的锅中焯水。一刹那，蒿子颜色由深变浅，那股清香在空气中弥漫。捞出蒿子，双手搓揉，挤去水分，去掉野蒿过多的苦涩味，春天的气息在屋内流淌，一竹篮野蒿华丽转身，变为一个蒿坨。

接着，开始制作蒿子粑粑。把腌制好的腊肉拿到砧板上，切成肉丁，再把冷却后的蒿子坨切碎，然后把大蒜、洋葱、生姜等佐料洗净切成碎末，与肉丁、蒿子充分混和，再拌适量的温开水缓缓倒入大盆里，和上面粉。妇女们双手如同灵动的舞者，充分混和、搅拌、反复揉



徐旭 摄

# 寿州缘

穆志强

的方向也越来越远，不再满足于姥姥的口传心授。于是，在故乡这个充满书香的古镇上，宛如一个游学的书生，开始主动接触一些读过私塾或教过“四书五经”的先生们。从他们的言谈中，我搜集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名人轶事。在逝去的漫长岁月里，自然也打捞一些寿州之说。诸如淮南八公升仙的演义、“智多星”刘之治的传奇、一代帝师孙状元趣闻等等。我曾把这些文人雅事分别整理成文，有的发表，有的收录到《六安市民间文学集成卷》《雷邱风情》等书。其中《高才巧对刘之治》《李肖峰智对孙家鼐》二篇，先后刊登在著名的民间文学杂志《乡音》和《山海经》上。这可能是我与寿州结下的最早的文缘。

第一次踏上寿州这方心仪的土地，是三十年前，因工作关系去考察学习。当我怀着膜拜之心走进这座千年古城时，整个身影沉浸在幽深的文化海洋里，好像一条得水的游鱼，穿行于大街小巷、华宇殿堂。

我走访了华东地区著名的清真寺古建筑群，那宫殿式的建筑风格、明确的大事记载、清晰的建造历史、独特的门楣布局、多元素融合的砖雕木雕石雕、带着体温的四方风情，无不让我唏嘘赞叹、流连忘返；登上宾阳楼城，仿佛穿越几千年旧时光，在楚风漫漫的古都里徜徉；远眺苍茫的八公山，近观悠悠的淝河水，久远的战鼓似乎在耳畔重新播起，“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”的场景在脑海里再次浮现；掬一捧清亮亮的珍珠泉水，宛如嗅到刘安王府豆腐的飘香，咬一口酥软甜蜜的大馓驾，好比与赵匡胤久困南唐的兵士们共享救命的面粮；漫步状元府的街巷，就会有感受到太子太傅的富贵及显赫，滕藤腹中，听到先生的叹息和忧伤；拜访报恩寺，如同迈向一千三百年前的辉煌大唐，拾取院中的一片片银杏树叶，好像把千年古寺的福音用心地收藏；入棂星门，过洋桥，绕魁星楼，拜大成殿，凝视文庙墙上“太和元气”四个字，我深深体会到万物之根本，感悟孔子之道的高深无上；留犊祠，留犊坊，“时留犊”的典故已成千古佳话，“清白居官志不昏，故教留犊在淮南”的廉洁之风，永世留芳。

自首次访问之后的几十年，不知有多少回往来于霍邱与寿县之间。东临贤，寻访过董邵南的读书台。正阳关，留影于“凤阳首镇”的城门楼。安丰塘，瞻仰过孙叔敖纪念馆。板桥集，目睹过草草如何编织成精美的草席。保义镇，观赏过寿州的“抬阁、肘阁、穿心阁”八公山上，拜谒过廉颇大将军的墓碑。豆腐村，吃过正宗的全席豆腐宴。小嘴回民饭店，品尝过地道的清真牛羊肉。聚红盛，细品慢悟孙状元“古剑不磨留养气，旧书重读当加餐”的人生况味。一次又一次走读寿县博物馆（安徽楚文化博物馆），深情回望故国的天空，回想诗礼簪缨、黄钟大吕之况。亲采风雅韵，有幸参加过首届梨花诗会，曾和诗人们一起狂饮于桃红柳绿、梨园雪海。访亲朋好友，多少回互动互动，畅叙幽情，把酒言欢，共同以赤诚丈量脚下的土地，用甘泉浇灌文学艺术之花。为此，许多寿州文友亲切而熟悉的脸庞，定格我人生的相册，时时翻阅，高山流水，暖流书香拥入心怀。

此番，故地重游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春天的八公山，春花烂漫，春意盎然，游人如织，春情荡漾，写在脸上的喜悦也被四溢的花香沾满。在这里，意外地和几位寿州文友不期而遇。可谓“一曲清歌满樽酒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”

与寿州有缘，奔赴山海；与寿州结缘，心心念念；与寿州续缘，如约而来。

# 蒿子粑粑香

王宜茂

揉。起初，面粉有些干涩，在手中略显僵硬。随着不断揉搓，它渐渐变软，直到面团软糯，能把捏好的面团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就像将满满的期待，分割成一份份美好的祝福。每一个小剂子搓成球状，两个手掌轻按一下，一个圆滚滚可爱的蒿子粑粑雏形出现了。将土灶铁锅放入适量水，加热到水开，将把把一个个轻放到铁锅里，“滋”的一声冒出一股热气。盖上锅盖，灶中柴火噼里啪啦，蒸汽一缕缕升腾。十几分钟后，把把在铁锅里结壳，一股焦黄香味扑鼻而来。

揭开锅盖，蒸汽弥漫，伸手拿一个把把，咬上一口，味道好极了。孩子们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，顾不上烫手，急忙拿起一个，左手换到右手，吹上几口气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野蒿的味道在口中散开，幸福的笑容挂在脸上，这就是春天的味道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揉。起初，面粉有些干涩，在手中略显僵硬。随着不断揉搓，它渐渐变软，直到面团软糯，能把捏好的面团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就像将满满的期待，分割成一份份美好的祝福。每一个小剂子搓成球状，两个手掌轻按一下，一个圆滚滚可爱的蒿子粑粑雏形出现了。将土灶铁锅放入适量水，加热到水开，将把把一个个轻放到铁锅里，“滋”的一声冒出一股热气。盖上锅盖，灶中柴火噼里啪啦，蒸汽一缕缕升腾。十几分钟后，把把在铁锅里结壳，一股焦黄香味扑鼻而来。

揭开锅盖，蒸汽弥漫，伸手拿一个把把，咬上一口，味道好极了。孩子们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，顾不上烫手，急忙拿起一个，左手换到右手，吹上几口气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野蒿的味道在口中散开，幸福的笑容挂在脸上，这就是春天的味道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祖母曾经告诉我，三月的蒿子粑粑，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古老的传统，在现代社会中延续；连接着长辈与晚辈，让家族的记忆代代传承；连接着人与自然，让人们品尝美食时，不忘大自然的恩赐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那股蒿子香气总能让人心中涌起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。

